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五十一

稗編

六曹類

禮曹

雜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故郊冬至郊天魯禮也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者證明天子之郊必用夏正魯既降下天子不敢郊天與周同月故用建子之月而郊天欲示在天子之先而有事也但魯之郊祭師說不同崔氏皐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云啓蟄而郊又云

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若依鄭康成之說則異於此也魯惟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故聖證論馬昭引穀梁傳以答王肅之難是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郊則此云日以至及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春秋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鄭玄以祭法禘黃帝及嚳爲配圜丘之祀祭法說禘無圜丘之名周官圜丘不名爲禘是禘非圜丘之祭

也玄既以祭法禘嚳爲圜丘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玄又施之於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按爾雅云禘大祭也繹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及郊也周立后稷廟而嚳無廟故知周人尊嚳不若后稷之廟重而玄說圜丘祭天祀大者仲尼當稱昔者周公禘祀嚳圜丘以配天今無此言知禘配圜丘非也又詩思文后稷配天之頌無帝嚳配圜丘之文知郊即圜丘圜丘即郊所在言之則謂之郊所祭言之則謂之丘於郊築泰壇象圜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

柴於泰壇則圜丘也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圜丘知圜丘與郊是一也言始郊者冬至陽氣初動天之始也對啓蟄又將郊祀故言始（孔穎達疏 周魯郊）

周禮大司樂註以圜丘方澤宗廟為三禘蒼天祀地祇并始祖之所自出為三大祭皆五年之禘也郊次圜丘社次方澤宗次祖皆常歲所舉之祭也（黃澤辨）

王肅郊祀義

周官論國之神位左祖右社此王社也澤中方丘此冢土也此古人所謂大社者也書謂之冢土禮謂之

方丘、而戴記謂之泰折。坼坼則方矣。其實一也。至漢匡衡乃有南北郊之說。則失先王尊天親地之意矣。新莽始有天地合祭祖妣並配之說。則失先王之意益甚矣。雖然莽之說因周頌之言而失之也。周官夏日至祀地於方丘。冬日至祀天於圜丘。則曰此天地分祀之證也。夫春夏祈穀。其詩爲噫嘻。祈有二祭。而所歌者噫嘻一詩也。秋冬報。其詩爲豐年。報有二祭。而所歌者豐年一詩也。昊天有成命之詩可歌以祭天。豈不可歌以祭地乎。以先王之行事質之。武王東伐告于皇天后土矣。告于皇天則類于上帝是也。告于

后土則宜於冢土是也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一也周公之祭于洛邑丁巳用牲于郊戊午社于新邑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二也冬春時日之異則戴記之言失之也其言曰郊之祭也以迎長日之至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而繼之以卜郊夫日至而郊周禮也卜日用辛魯禮也雜周魯之禮兼祀之而郊之時日紊矣王炎郊祀議

周禮有言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上帝有言五帝者言天則百神皆預言昊天上帝則統乎天者言五帝則無預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周

官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大司樂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凡以神祀者以冬至日致天神此總天之百神言之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帝此指統乎天者言之也司服言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則五帝異乎昊天上帝也大宰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祀大神示亦如之則五帝異乎大神也肆師類造上帝封于大神則上帝又異乎大神也掌次大旅上帝張氊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則上帝異乎五帝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則上帝異

乎天也。上帝之文既不主於天與昊天上帝，又不主於五帝，而與瑞旅上帝對。旅曰望言之旅者，會而祭之之名，則上帝非一帝也。上帝非一帝，而周禮所稱帝者，昊天上帝與五帝而已，則上帝為昊天上帝及五帝明矣。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明堂之祀上帝，其為昊天上帝及五帝可知也。鄭康成以上帝為五帝，而不及天；王肅以上帝為昊天上帝，而不及五帝，二者之說，皆與禮經不合。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

有與天同以極其隆有與天異以致其辨故皆稱祀皆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祀帝於圜丘兆五帝於四郊此其所異也陳祥道天帝之辨

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爲立社曰侯社士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蓋王社侯社國中之土神而已無預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社則農之祈報在焉故皆有稷先儒謂王社或建於大社之西或建於籍田然國語王耤則司空除壇農正陳耤禮而歷所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也故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非謂

社稷建於藉田也其言王社建於大社之西於義爲然兩漢及魏有官社無官稷晉之時有帝社無帝稷類皆二社一稷議者紛然或欲合二社以爲一或欲異二社之所向是雖違經悖禮然亦二社同設於國中未聞藉田有之也蓋王與諸侯之社皆三其二社所以盡祈報之誠其勝國之社所以示鑒戒之理王之大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黃夏之時徐州厥貢惟土五色孔安國以社言之是也諸侯之國社則受其五色之土於天子而蓋以茅漢之時有受青土赤土蔡邕以茅社言之是也其位則中門之右社主陰故也

其壝則北面社嚮陰故也其飾則不屋記所謂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是也其表則木傳所謂夏以松商以栢周以栗是也其方廣則五丈其主則石爲之其列則社東而稷西（陳祥道社稷祀議）

鄭康成謂禘祭毀廟不及親廟陸淳謂禘祭不兼羣廟爲其疎遠不敢褻狎此殆未嘗考之於經也詩頌長發大禘而歌玄王桓撥相土烈烈與夫武王之湯中葉之太甲雖禘太祖而歌皇考之武王烈考之文王則不及親廟與夫不兼羣廟之說其足信哉爾雅曰禘大祭也則禘爲廟祭大者明矣或曰以春秋有

事爲禘而公羊穀梁以大事于太廟爲禘則禘非大於祫矣又曾子問王制皆以言祫而不該禘則祫非小於禘矣陳祥道禘祫議

夫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無其文蓋緯書之說若混禘祫爲一事則鄭氏據曾之僭禮妄作而以爲周禮先儒言之詳矣至於以禘爲喪服卽吉後之祭爲非則愚以爲王制言三年之喪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然則喪服未除宗廟諸祭盡廢非特禘祫也左傳言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然則喪服既除宗廟諸祭盡舉亦非特禘祫也以是觀之

則鄭注所謂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恐只是泛指喪畢則可以吉祭而言未見其即以祫禘爲喪畢之祭也如喪畢之祭則禮謂之祔然左氏所謂特祀於主者先儒注釋以爲祀新主於寢則不及羣廟也夫祔亦有告祭于廟之禮但儀禮所言乃士禮若國家之禮則禘祫時享之外必別有一祔祭之禮而經文無可考至魯則始以禘爲祔而禮之失自此始矣先儒議康成之釋禘祫病其據魯之失禮以爲周禮然魯自以禘爲祔祭而康成自謂三年喪畢祫於太祖則其意乃以祔爲祫本不以禘

爲祔實未嘗專以嘗爲據也。蓋祫者合祭也。大祫則以已毀廟之主合于太祖而祭之。時祫則以未毀昭穆之主合于太祖而祭之。至於祔則亦是以新主合于舊主而祭之。然則以祫訓祔祭亦未爲不可。而所謂明年春禘於羣廟則自是吉祭矣。故愚以爲賈氏所謂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禘于羣廟蓋非無據禮而言未可深訾也。特不當以春秋所書而逆推其禘祫之年則爲無據而臆說耳。若禘之又爲時祭則王制天子祫禘諸侯禘一犆一祫之說、左傳烝嘗禘於廟之說、所載晉人言寡君未禘祀之說、皆指時祭

而言無緣皆妄蓋禘有二名有大禘之禘大傳所謂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禮運所謂魯之郊禘非禮也是也有時禘之禘祭義所謂春禘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礿禘諸侯禘一犆一祫是也趙伯循必以禘爲非時祭之名因不信鄭氏而并詆禮記左傳其意蓋謂禘只是大禘無所謂時禘然禘之名義他不經見惟禮記詳言之耳趙氏所言亦是因不王不禘之說魯郊禘非禮之說見得禘爲天子之大祀故不可以名時祭然大傳禮運禮記也王制祭義亦禮記也今所本者大傳禮運所詆者王

制祭法是據禮記以攻禮記也至於禘烝嘗於廟一語雖左氏所言然其所載昭公十五年禘于武宮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定公八年禘于僖公襄公十六年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則皆當時之事今趙氏皆以爲左氏見經傳有禘于莊公一事故於當時魯國及他國之祭祀而妄以爲禘則其說尤不通矣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詔問張純禘祫之禮而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然則其說久矣蓋此語出於緯書緯書起於元成之間而光武深信之當時國家典禮朝廷大事多取决焉故此制遂遵而行之康成蓋以漢禮

爲周禮。非魯禮也。馮崙論禘祫

自孝經有郊祀配天明堂配帝之說。祭法有禘郊祖宗之說。鄭氏註以爲禘郊即郊也（鄭氏以禘爲祀天於圜丘然圜丘亦郊也）祖宗即明堂也。於是後之有天下者。配天配帝。必各以一祖。推其創業之祖以擬后稷者。而尊之以配天焉。唐旣以神堯擬文王矣。而求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之景帝。宋旣以藝祖擬文王矣。而求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之僖祖。夫景僖二帝。雖唐宋之始祖。然其在當時。則無功業之庸夫也。上視周室。僅可比不窋之流。而以后稷尊之過矣。聃姓適同乎唐。乃推聃

以爲始祖尊之曰玄元皇帝蓋雖祖聃而其意謂吾祖固天之貴人也於是崇建太清宮毋禘祫並於玄元皇帝前設位序正之蓋以玄元爲太祖擬用之后稷而其祖宗則俱爲昭穆矣至宋大中祥符間天書封禪之事競興遂復放唐人之爲推所謂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以爲聖祖建立景靈宮聖祖殿居中而傳祖以下各立一殿分置左右是蓋以聖祖殿居中爲太祖擬周之后稷而祖宗則俱爲昭穆矣周公制禮作樂既舉嚴父配天之禮以祀文王矣而并之祀仍前之舊列于社稷是尊禰而卑祖也故復創爲明堂

之禮而以是三聖人者各配一祀焉。漸權亦言古禮郊祀明堂之禮周公以義起。自秦以來文王配天之禮廢矣而稷之祀至今未嘗廢蓋稷之配食地祇周未興而已然周已亡而不替所謂有功烈於民者祀之後之有天下者推其遠祖上擬后稷或本無譜系可考而強附會於古之帝王如曹魏二周之祖舜神農與文王是也或姑推其上世之遠祖而不問其人品功德之何如如唐之景帝宋之僖祖是也又否則推而神之託之天帝之杳冥如唐之玄元宋之聖祖是也而上視周家祀后稷之意則不類甚矣曷若只推其創業之祖上擬

文王郊祀明堂俱以配佑而上世之祖既未有可以擬后稷者則不必一一遵周人之制可也馬端臨始祖配天議

后稷有廟郊既配帝嚳雖配天而無廟不可闕人鬼之享故五年一禘則后稷率有廟無廟之主以共享於嚳所以使子孫皆得見其祖又以世次久遠見始祖之功德爲尤甚也況后稷之廟毀廟數十世之主皆藏焉豈可當享嚳之時而屏置之乎蓋禘祫所以相亂者由天子諸侯之制不明先儒或推天子之禮以說諸侯或推諸侯之禮以說天子不知諸侯之禮有祫無禘天子之禘禮必兼祫雖其意不主合食而

率子孫以共尊一帝自然當合食矣禮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則是天子祫祭隨時皆用也禘者殷諸侯之盛祭周公定為不王不禘之法故以祫代之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王室故命魯以殷諸侯之盛禮祀周公以示不臣周公之意故牲用白牡白牡者殷牲也騂剛者魯公之牲也又可見魯公以下皆合食於太廟而禮秩初未嘗敢同於周公又以春秋推之則亦非常歲之祀成王賜酌禮義蓋如此黃溍 [illegible]通

臣禘議

唐家宜別為獻懿二祖立廟禘祫則祭太祖遂正東

向使德明興聖二帝向已有廟則藏祔二祖爲宜詔百官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眞卿曰景帝旣受命始封矣百代不遷矣而又配天尊無與上至禘祫時蹔屈昭穆以申孝尊先實明神之意也請大祫享奉獻主東向懿主居昭景主居穆夫祫合也如有別享德明自乃分食非合食也時議者皆然於是還獻懿主祔於廟如眞卿議是時言祔與聖廟什七八天子尚猶豫未册定至是羣臣稍顯言二祖本追崇非有受命開國之鴻構於是定遷二祖于興聖廟凡禘祫一享詔增廣興聖二室會祀日寢廟未成張繕爲室內

神主廟垣間奉興聖德明王居之廟成而祔自是景皇帝遂東向京自博士獻議彌二十年乃決諸儒無後言（通典通考唐書太祖東向議）

按太上皇親盡也以宣（少）之父而不毀悼皇考私親也以宣帝之父而不毀（雖）非禮之正猶云可也至武哀王則高帝之兄昭哀后則高帝之姊自當各有後裔奉其墳墓祭祀今乃立寢園與諸帝同而使天子世世祠之不經尤甚矣高帝之姊而稱后於義尤不通東漢獻帝即位初平中相國董卓左中郎將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爲宗及餘

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廟時有司奏議宗廟迭毀左中郎將蔡邕議曰漢承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迭毀孝元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爲宗不毀孝宣尊崇孝武廟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猶執異議不應爲宗至孝成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經傳義處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董順不敢私其君父如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

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廟稱顯宗孝章皇帝廟稱肅宗得禮之宜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臣下懦弱莫敢執夏侯之直孝元皇帝世在第八光武皇帝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爲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述亦不敢毁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宜省去五年而再殷祭祫食于太祖以遵先典議遂施行通考論毁廟

楊氏曰叔孫通既諫漢惠帝作複道又請以複道爲原廟益廣大孝之本以一時率爾之言立千萬世不易之制其言欲益廣大孝之本不知宗廟之輕自此

始也。馬廷鸞曰、成周之制、不惟鎬京有廟、岐周、洛邑、皆有焉。于周受命自召祖命是岐周有廟、蓋岐山是周之所起、有舊廟在焉。周公城洛邑祀文王、是洛邑有廟也。蓋營洛而特爲廟焉。先王立廟未有無故者亦未嘗立兩廟於京師。通考別廟

姑以晦庵之圖考之、其圖自武王至于幽王皆定六廟三昭三穆之位、然自懿王之前皆父傳之予、則其序未嘗紊也。懿王崩、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故晦庵廟圖宣王之世、則以穆懿夷爲昭共孝厲爲穆。夫穆王於世次昭也、共王爲穆王之子

於世次穆也爲穆王孫則繼穆王而爲昭是也孝王爲共之弟而以繼共王爲穆雖於世次不紊然以弟而據孫之廟矣至夷王爲懿王之子世次當穆而圖又居昭厲王爲夷王之子世次當昭而圖反居穆則一孝王立而夷厲之昭穆遂至於易位於是晦庵亦無以處此不過即其繼立之先後以爲昭穆不能自守其初說矣又况先王之世三昭三穆爲六代則所祀合始於昭王今因孝王廁其間而其第六世祖昭王雖未當祧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雖名爲六廟而所祀止於五世矣商以祖丁爲昭言之則南庚至

小乙皆祖丁子屬俱當爲穆是一昭五穆而武丁所祀上不及曾祖未當祧而祧者四世矣唐以憲宗爲昭言之則穆宣爲穆敬文武爲昭是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當祧而祧者三世矣若必欲祀及六世則武丁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十廟懿宗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九廟而後可且繼世嗣位者既不能必其爲弟爲子而創立宗廟之時亦安能預定後王之入廟者或穆多昭少如殷之時或昭多穆少如唐之時哉則立廟之制必合於將升祔之時施行營創屬乎昭者於太祖廟之左建之屬乎穆者於

太祖廟之右建之方爲合宜而預立六廟定爲三昭三穆以次遞遷之說不可行矣又必如晦庵之說外爲都宮內則各有廟有寢有門有垣則其制甚大且必在國中門之左則其地亦有限不如漢代之每帝建廟各在一所東都以來之同堂異室共爲一廟之混成也通考凡祭昭穆廟制

唐中葉以後始定制於三歲一郊郊之時前二日朝享太清宮太廟次日方有事于南郊宋因其制於第一日朝享景靈宮第二日朝享太廟第三日於郊壇或明堂行禮國史所書親享太廟大率皆郊前之祭

然此乃告祭禮所所謂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所謂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是也若正祭則未嘗親行雖禘祫大禮亦命有司攝事宋朝惟仁宗嘉祐四年十月親行祫祭禮一次而已蓋法駕屬車其鹵簿鄭重禄薦升降其禮節繁多故三歲享帝之時僅能舉一親祠然告祭之時亦有大於祀天者如即位而告廟則自舜禹受終以至太甲之見祖成王之見廟皆是也雖西漢時人主每嗣位亦必有見高廟之禮而自唐以來則人主未嘗躬詣宗廟致祭以告嗣位宋朝惟孝宗光宗以親受内禪特行

此禮。而其他則皆以喪三年不祭之說爲拘。不復舉行。[馬端臨] 宗廟祔告祭

西都人主皆預爲陵寢故升遐之後不復循古者七月之制蓋有自崩至葬不及旬日者是以嗣君即位多在既葬之後至東漢則葬期漸遲於是始制令以大行柩前即位而歷代遵之蓋猶在既殯之後也今魏宣武方崩而太子不俟明即位毋乃太促乎且當時魏傳世既久時屬承平有何急迫之處而於親肉未寒之時不待旦而襲其位乎孝文賢主力追古道以行親喪肅宗幼沖輔臣無識不能導之以率乃祖

倣行而有此過舉魏德告終有由矣[通考]天子崩太子即位禮

魏明帝時毛皇后崩未葬詔宜稱大行尚書孫毓奏武宣皇后崩未葬時稱太后文德皇后崩侍中蘇林議皇后皆有謚未葬宜稱大行臣以爲古禮無稱太行之文按漢天子稱行在所言不常居崩曰大行者不返之稱也未葬未有謚不言大行則嫌與嗣天子同號至於后崩未葬禮未立后宜無所嫌故漢氏諸后不稱大行謂未葬宜直稱皇后詔曰稱大行者所以別存亡之號故事已然今當如林議稱大行皇后初崩

漢文帝所生薄太后以景帝前二年崩天子朝臣並居重服東晉安帝崇安四年太皇太后李氏崩祠部郎中徐廣議左氏春秋毋以子貴成風稱夫人文公服三年之喪凡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若嫌禮文不存則宜從重同爲祖毋服齊縗三年百官一周廣又尋按漢文所生薄太后亡朝臣亦居重服太常殷茂曰太皇太后名稱雖尊而據非正體主上纂承宗祖不宜持重謂齊服爲安徐野人云若以曾侯所行失禮者左傳不見譏責而漢代持服與正嫡無異殷太常所上服事於禮中尋

求俱無明文然僕之所言專據春秋也車胤答云漢代皆服重且大體已定此當無復翻輩耶於是安帝服齊縗三年百寮並服周於西堂設孤廬神武門施凶門柏歷

天子爲庶祖母持重服議

晉惠帝愍懷太子以庶子立爲太子及薨議疑上當服三年司隷王堪議聖上統緒無所他擇踐祚之初拜于南郊告于天地謁于祖廟明王儲也正體承重皆復是過司隷從事王接議愍懷太子雖已建立所謂傳重而非正體者也依喪服及鄭氏說制服不得與嫡同應從庶餘天子諸侯不爲庶子服聖上於愍

懷無服之喪難者曰君父立之與后所生同矣焉有旣爲太子而復非嫡乎荅曰嫡庶定名非建立所易喪服庶子爲其毋緦不言嫡子爲其妾母而曰庶子爲其毋許其爲後庶名猶存矣天子立庶子爲太子不宜加麄服議

晉武帝咸寧二年詔諸王公大臣薨應三朝發哀者踰月舉樂其一朝發哀者三日不舉樂按摯虞決疑注云國家爲同姓王公妃主發哀於東堂爲異姓公侯都督發哀於朝堂東晉元帝姨廣昌君喪未葬中丞熊遠表云按禮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惻隱之心未忍行吉事故也天子爲大臣及諸親舉哀議

晉武帝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尚書杜元凱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禮官博士張靖等議以爲孝文權制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汚崇禮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割情除服博士陳逵等議以爲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故聖人制禮自上達下是以今制將吏諸遭父母喪皆假寧二十五月敦崇孝道所以風化天下皇太子至孝著於內而縗服除于外非禮所謂稱情者也宜其不除尚書魏舒等奏以爲靖逵等各見所學之一端未曉帝者居喪古

今之通體也皇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不無事也喪服妻爲夫妾爲后皆三年揆孝景即吉於未央薄后竇后必不得齊斬於別宮此可知也况於皇太子配貳至尊與國爲體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寬諸下令將吏雖掌二十五月之禮至於大臣亦奪其制昝翟方進自以身爲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國典而况於皇太子耶謂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闇終制於是太子遂以厭降之議從國制除縗麻諒闇終制

太子爲母服不終三年服議

晉廢帝海西公太和中太子所生陳淑媛薨尚書疑

所服徐邈以為宜依公子為母練冠麻衣既葬除之殷仲堪以為當依庶子為後服所生母緦皇子服乃練冠耳按緦麻章中有庶子為後為其母傳曰與尊者為體今皇太子繼體宸極正位儲宮猶可同稱庶乎當與尊者為體徐邈又曰嫡子服所生禮無其文者蓋不異於庶子故總以公子為言推義可知既曰君之所不服則正庶均於降奪雖登位儲宮而上厭所天義不異也至於既孤則餘尊之厭輕矣故諸庶子服其母大功而為後者服其緦此存亡異禮何可一其制耶太子為所生母服議

唐貞元三年昭德皇后崩順宗母德宗嫡中外服除皇太子諸王將服三年詔太常議太子服太常博士河內暢當與博士柳冕李吉甫曰子爲母齊衰三年蓋通喪也太子爲皇太后服古無文晉元皇后崩亦宜太子服杖預議古天子三年喪既葬除服魏亦以既葬爲節皇太子與國爲體若不變除則東宮臣僕亦以衰麻出入殿省太子遂以卒哭除服貞觀十年六月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而葬太子喪服之節國史不書至明年正月以晉王爲并州都督既命官當已除矣今皇太子宜如魏晉制既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

心喪三年穆質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逮于庶人漢文帝以宗廟社稷之重自貶乃以日易月後世所不能革太子人臣也不得如人君之制毋喪宜無厭降惟晉既葬公除議者詭辭以中時主不足師法今有司之議虧化敗俗常情所變夫孝以德為本德以孝為大後世記禮之失自今而始顧不重哉父在為毋期古禮也國朝服之三年臣謂三年則太重唯行古為得禮德宗遣內侍馬欽敘謂質曰太子有撫軍監國問安侍膳之事有司以三十日除既葬釋服以墨衰終是何疑邪質又奏疏曰太子於陛下子道也

臣道也君臣以義則撫軍監國有權奪父子問安侍
膳固無服衰之嫌古未有服衰而廢者舒王以下服
三年將不得問安侍膳邪太子舒王皆臣子也不宜
甚異且皇后天下之母其父母士庶人也以天下之
母爲士庶降服可也太子臣子也以臣子爲母降可
乎公除非古也入公門變服令期喪以下慘制是也
太子晨昏侍膳非公除比墨衰奪情事緣金革令不
監國撫軍何抑奪邪子之於父母禮異而情均太子
奉君父之日遠報母之日少忍使失令名哉乃詔宰
臣與有司更議當等曰禮有公門脫齊衰開元禮皇

后父母服十三月從朝吉則十三日而除皇太子外祖父母服五月從朝吉則五日而除恐喪服入侍傷至尊之意非特以金革奪也太子公除以墨縗奉朝歸宮衰麻酌變爲制可也宰相乃令太常卿鄭叔則草奏既塟卒哭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内謁即墨服復詔問質質以爲雖不能循古禮猶愈於魏晉之文遠甚宰相乃言太子居皇后喪至朝則抑哀承慈實臣子至行唯心與服内外宜稱今質請降詔於外無害墨衰於内臣謂言行於外而服異於内事非至誠乖於德教請下明詔如叔則議天子從

孔祕從儉亦此見

之及董晉代叔則爲太常卿帝曰皇太子服期縣諫官初非朕意暢當等請循魏晉故事至論也（太子爲母后服）

以日易月議

文中子言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古帝王之巡狩所以省方觀民初非游適然舜之時五載僅能一行至周成王則又不能如舜至於十二年乃一行之又必只以四嶽爲底止之地蓋雖一本於憂民之心而尚恐有煩民之事故出必有期而行必有方如此至穆王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必使有車轍馬跡而幾以喪邦秦始皇

隋煬帝假望秩省方之說以濟其流連荒亡之樂。千乘萬騎。無歲不出。遐方下國。無地不到。至于民怨盜起。覆祚殞身。曾不旋踵。雖秦隋所以召亡者固非一端。然倘非游蕩無度。則河決魚爛之勢。亦未應如是其促也。馬端臨通考

唐貞觀十一年太宗語魏王泰曰禮部尚書兼魏王師王珪汝之事師如事我也泰每先拜珪珪亦以師道自居物議善之十七年詔令撰三師儀注太子出殿門迎先拜三師三師荅拜每門讓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通典太子拜敬保傅

貞觀中侍中王珪子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舅姑之儀自王姬下降此事多略珪曰此禮之廢由來久矣今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哉所以成國家之美耳。於是夫妻西向坐。公主親執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物議善之。是後公主有舅姑者皆備婦禮。自珪始也。通典 公主出降

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即位於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於阼階上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脀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内西面祝

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爲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于戶內拜妥尸尸醋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爲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祀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爲菆無有象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坐東

北席皆以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搏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是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盍求神於陰陽也今用薰薌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爲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學祖祭于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

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隣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爲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于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但以先師顏子配今也雜置而妄列甚至荀况之言性惡

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厠其中、吾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蕩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淳祐初張居程上、後因國子監集議、再定張遂列程下、顛倒彝倫、莫此爲甚、吾又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今專用春秋亦非、釋

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三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津所製大成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卽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僤其煩唯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皇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益傅說箕子皆可與享於先王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

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也不識可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謂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爲而不可也宋濂孔子廟堂議

正義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太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皆非但得立文王

之廟又立姜嫄之廟及魯公武公之廟并周公及親廟除文王廟外猶八廟也此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此始封君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五廟備也若異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諸侯禮也云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者以其始封之君非有功德惟因先代之後以封之不得爲後世之太祖得立此君所出王者之廟　然者以經傳爲文云微子爲宋之始祖故也而左傳云宋祖帝乙是也若二王之後郊天之時則得以遠代之祖配天而祭故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

諱矣
廉尚

曾子問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鄭云貴祿重宗也小記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至諸侯尊絕大夫不得以太牢祭卿大夫之家是以經無諸侯爲宗服文則知諸侯奪宗各自祭不復就宗祭也又諸侯別子封爲國君亦得各祭四代何以知其然諸侯既不就祭人子不可終身不得享其祖考居然別祭四代或疑神不兩享舉曾鄭祭文祖厲足以塞矣 凡弟俱封各得立禰廟議

袁准正論云時俗之論曰庶子爲公可以尊其母爲

夫人春秋之義毋以子貴按隱公二年夫人子氏薨五年考仲子之宮上稱夫人、下不應復言仲子、明其以妾爲妻也、秦人來歸成風之襚不稱夫人明其私尊不通於隣國也、左氏傳曰並后匹嫡、亂之本也、袁准曰並后如夫人者六嬖也匹嫡元妃卒立妾爲夫人是也公羊亦云毋以子貴、說曰穀梁云秦人來歸成風之襚、秦不云夫人也、就外不云夫人而見正焉、夫身爲國君、而毋爲妾庶子、孫所不忍臣下所不安、故私稱於國中。不加境外此人子之情。國人之私、而立於禮法之正也。假有庶子、數人並爲三公、欲各尊其毋、將何以止之、非聖人者無

法此大亂之道也諸侯崇所生母議

晉新蔡王年四歲而亡東海王移訪太常博士張亮議聖人因親以教愛親不同而殤有降殺蓋由知識未同成人故也七歲以下謂之無服之殤記曰臣不殤君子不殤父東海與新蔡別國旁親尊卑敵均宜則同殤制而無服也國子祭酒杜夷議諸侯體國備物典事不異成人宜從成人之制宋庾蔚之謂嗣子之體不以成人爲義故經有諸侯嫡子之殤服臣于不殤君父宮臣得服斬耳自餘親自依其本服記云能執干戈以死社稷則以成人服之先儒又推年未

二十而冠婚及爲大夫者皆不爲殤至若諸侯繼體象賢君臨一國事過大夫遠矣而可反殤之乎左丞羊希按禮云子不殤父臣不殤君君父至尊臣子恩重不得以幼年而降又曰尊同則服其親服推此文旨旁親自宜服殤所不殤者唯施臣子而已詔可

諸王爲諸王殤不宜加服議

天子諸侯宗廟之制中庸或問詳矣惟大夫士之制則不能無疑焉王制曰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官師陞適士適士陞大夫以次增立其廟固其理也設若先大夫既立三廟矣其子孫乃無爲大夫者

而爲適士爲官師先大夫所立二廟今爲適士官師者又不當祭其廟其主將毀之乎將存之乎毀之非禮也存之其誰宜哉存之而主於宗子歟禮支子不祭故支子之爲大夫者有事於廟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然則支子之爲大夫者不得立廟矣宗子爲大夫今支子之大夫則固可因其三廟而祭設宗子爲適士爲官師或一廟或二廟所當祭者不過祖與禰也支子之大夫所當祭之曾祖宗子既不當祭支子之大夫又不敢祭將闕之乎將遂以支子之大夫所當祭而祭之乎闕

之非禮也祭之又非適士官師之宗子所宜祭也禮大夫欲祭高祖則省於君謂之干祫今欲祭於曾亦將請於君歟又宗子爲大夫其支子與之同行者亦爲大夫因之而祭三廟則固宜也苟宗子與支子其行不同等所祭之曾祖禰亦不同等則如之何禰料各隨見爲大夫者所宜祭之三廟而祭之宗子但爲之主祭耳主祭者惟宗子初不論其行之不同等也

王廟宗
廟略

記大傳嘗載其說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

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說者謂別子為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繼別者謂別子之世嫡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又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說者謂公子為先君之子今君兄弟又曰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宗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說者以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為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至于國之卿大夫有不出於公族者蓋

未嘗及也而士庶人之事則又略無所見故後世之言宗法者止於卿大夫之有采地者以禮斷之也然禮固未嘗言士庶人無宗也且使大夫或有廢而爲士庶人者其宗法亦將隨而廢乎抑否乎使士庶人有升而爲卿大夫者則於法宜得立宗矣而族之適子有宗之之道乎抑自爲後世之宗乎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或大宗之世適有絕其後也族人可繼以爲後乎抑亦弗爲後乎苟不爲後則大宗廢矣勿爲後者其兄弟姪自繼祖禰勿爲殤子後也非廢宗也大宗既廢則族人皆五世則遷之宗也其於疏屬終不能合而爲

一則所謂尊祖者得無有未盡乎百世不遷之宗其死也族人爲之服齊衰三月其母若妻之死也亦然五世則遷之宗其死也當服者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之死也何獨無服乎後世宗法不行宋儒往往欲立小宗之法今士庶人之家祭祀有用宗子法者亦合於禮之意乎抑以古卿大夫之事而今士庶人行之得無僭乎朱子之述家禮固欲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也其於祭祀之禮未嘗不嚴於主人主婦之位則固寓宗子之法矣胡翰與許門諸友論宗法

門宗之說起於班固固之言曰宗其爲高祖後者爲

高祖宗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此固臆說也夫大宗以始祖爲宗小宗以高祖爲宗宗至四世族人雖各有曾祖及祖禰之親然視之高祖彼皆支子支子不爲宗得爲宗者高祖所傳之嫡而已是宗安有四乎或曰禮經所稱曰繼禰曰繼高祖何謂也曰據其初言則爲繼禰自其終言則爲繼高禰之傳嫡下及玄孫推而上及於禰然後爲小宗者備矣夫羣族之有宗子猶裘之有領也五世之族無二宗猶裘之無二領也故嫡子可以宗父而庶子之嫡不得爲其父宗

嫡孫可以宗祖而支子之孫不得爲其祖宗嫡之曾孫可以宗曾祖而支子之曾孫不得爲其曾祖宗何也以義屈也服屬未斷則尊不可貳也五服之外支之嫡始得爲宗者謂高祖已遷也故尊其曾祖爲高祖可以自宗尊有所伸也五世未竭則高祖在上曾祖以下皆子孫也子孫同享高祖之廟統于尊也祭同廟享同時羣族之兄弟同在也宗之嫡主高祖及其曾祖祖禰之獻而兄弟各佐獻其祖禰於同堂之上是故無奪嫡之嫌而一廟同享子孫愚常不各盡其孝思哉羅虞臣小宗辯

薦仲時隨引後王二論學陳太過亦未察其深意也

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爲後者聖人許之者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閭閻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欺與僞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爲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一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爲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爲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疎之屬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眞絕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於中而外陽絕之是人僞也夫閭閻鄙俚之人之慮於事者亦已淺矣

然而苟竊欺僞不可以爲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謂人道莫大於繼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諱哉所謂生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爲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哉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僞可以爲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爲人後者以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期服外服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

家者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於敬儒絕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以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絕之蓋亦習見閭閻鄙俚之所為也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為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而晉氏起於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為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為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歐陽修論晉出帝）

或問請之不予人之為後者何也曰今之為人後以

利焉而已抑本而誣禮者之爲也吾何予焉曰然則如何而後可以爲人後曰卜子夏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不可絕故族人以支子後之晉張湛曰後大宗所以承正統也若所繼非正統之重無相後之義今也所後非大宗之主小宗五世之嫡而輒爲之置後無乃與先王之制異乎宗之嫡死而無子然後得爲置後庶子不置後不繼祖與禰也非所後而後焉是曰誣禮捨天性之愛而父他人孝子所不忍也是曰抑本苟有田產財計則爭爲之後無則雖猶子於世父棄也是曰懷利三者皆自叛於先王之

教者也吾何予焉曰然則庶子之無後者不爲厲乎曰禮曰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不斬祭也。如之何其爲厲也。曰人有抱其同宗之子而育者則亦可以爲後乎曰可螟蛉之體化爲蜾蠃班氏之族乳虎祀焉養育之恩大矣哉其稱之爲父母也豈若今之立繼者之比歟曰然則其於本生也其名也如之何曰父毋之名何可廢也。昔宋崔凱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亦足以明所後者爲重。無緣乃絕之矣。夫未嘗謂可以絕其親。而遽謂可以絕其名。是惑矣。曰不幾於二本乎曰禮不有繼父慈母之名乎曰其服也則

如之何曰比之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期報羅虞臣為人後議

孫遠死而無嗣其弟重以長子彬後之或曰重之命非也長子不得為後曰斯重宗之義也吾將以重為知禮矣昔子思兄死而使其子白繼伯父以主祖及曾祖之祭蓋遠嫌也以已代兄是謂奪宗以子繼伯父則有父命焉其孔氏之家之變禮乎重之命惡得為非羅虞臣長子亦可為人後議

或問譜法有進有黜曰他姓之子後吾宗雖成派吾其猶黜諸吾宗之子為他姓後雖易世吾其猶進諸

昔齊莊之成風也文之嬴也襄之歸也成之姒也妾

也舉以子故書薨書葬書夫人春秋之義也妾有承宗之子吾奚其不講且聞之禮稱妾有子祔於祖姑之廟廟可祔獨諱乎哉雜虞臣諱法妾之無子妾子之無母父命爲母子則生事之如母喪則服之三年貴父命也而今欲以出母同於嫁母違廢父命豈人子所行又爲父後出母更還依已爲服議通典

晉傅玄曰征南軍師非海嶠公智父前取夾氏女生公智後而出之未幾重娶王氏女生公曜父終之日謂公智曰公曜母年少必當更嫁可迎還汝母及父卒公智以告其母母曰我夾氏女非復嶠氏婦也今

將依汝居。然不與嬌氏家事。夾氏來至、王氏不悅、脫縗絰而求去、夾氏見其如此、即還歸夾舍三年喪畢、王氏果嫁、夾氏乃更來、每有祭祀之事、夾氏不與、及公智祖母并姑亡、夾氏並不爲制服、後夾氏疾困、謂公智我非嬌氏婦、乃汝母耳、勿葬我嬌氏墓也、公智從其母、令別葬之、公智以父昔有命母還、於是爲服三年、公雅以夾氏母始終無順父命、竟不爲服、博士劉喜云、公智之父、棄夾納王、其在戶庭、尚爲已配、苟有變悔、自由可也、還歸夾氏則他人矣、去就出處、各從所執、豈復嬌父所得制乎。宋庾蔚之謂臨亡使子

迎母。自是申子之私情耳。此母自處不失禮。而子不用出母之服。非也。公雅不服當矣。（通典出母先遺命令還繼母子服議）

原子曰。士爲妾母緦。古禮也。古者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庶人無妾。故無其制。今庶人旣得立妾。則其服必同於士。然孝慈錄載諸杖期之條何也。以父妾母之名也。妾爲夫之嫡子爲祖後者齊衰三年。爲衆子期。而子乃報之緦。不已爲薄乎。且庶母之子爲己之昆弟。則相爲服期。今也於其母則緦。於其子則期。子母之閒。輕重頓殊。求之禮情。深非至理。故子之服妾母。當以孝慈錄爲準。曰。然則服緦之制可廢乎。曰。何

可廢也衆子爲妾母杖期不以父存沒得爲之服也若長子爲父後爲宗廟主夫喪則不祭乃以父妾之賤而廢尊者之祭可乎禮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爲不祭故也母子至親尚不敢以私廢祭況父妾乎則長子爲父後者決無服妾母杖期之理也夫庶子爲父後猶爲其生母緦以此明之則嫡子之不爲妾母期可知也若父在服之可也謂已未代父祭也然則爲父後者服之如何曰禮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小功鄭玄曰此大夫公子嫡妻之子也言君子子則父在也父在故以慈已加小功父卒則緦今長子爲父

後獨不可以此禮相準乎是故父在與衆子同服期父沒則總此禮義之至中者也（通典嫡子衆子爲庶母服議）

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其間雖有欲治之君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即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爲急曰此爲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爲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數降登

揖讓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爾，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搢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況能識禮樂之盛，曉然諭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歐陽修 禮樂志

譜之爲孝難言也。有徵而不書，則爲棄其祖，無徵而書之，則爲誣其祖。有恥其先之賤，旁援顯人而尊之者，有恥其先之惡，而私附於聞人之族者，彼皆以爲智矣，而誠愚也。夫祖豈可擇哉。兢兢然尊其所知，闕其所不知，詳其所可徵，不强述其所難考，則庶乎近之矣。朱熹 重譜

五經通義云婦人以隨從爲義夫貴於朝婦貴於室故得蒙夫之謚或曰文王之妃曰文母宋恭公妻恭姬是也又曰夫人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内則下以化之故設謚章其善惡公羊曰葬宋恭姬稱其謚賢之也卿大夫妻命婦也無謚者以賤也妾無謚亦以卑賤無所能與猶士卑小不得謚也東晉穆帝時彭城國上言爲太妃李求謚太常王彪之以爲由於婦人無爵旣從夫爵則已無實爵以從爲稱也以從爲稱則無謚可知春秋婦人有謚者周末禮壞耳故服虔注聲子之謚非禮

也杜氏淺惠公仲子亦云非禮婦人無謚秦始以來蕃國王妃無有謚者中興敬后登祚乃追謚耳瑯琊武王諸葛妃恭王夏侯妃元帝猶抑蒸蒸之至不追謚今彭城太妃不應謚（通典皇后謚及夫人無謚議）

古者未居成人之年及名位未備者皆不作謚也是以周靈王太子聰哲明智年過成童亡猶無謚春秋諸侯即位之年稱子踰年稱君稱子而卒皆無謚名未成也未成爲君既無君謚時見稱子復無子謚明俱未得也惟晉之申生以仁孝遭命年過成人晉人惇之故特爲謚諸國無例也及至漢代雖遵之義過

於古禮然亦未有未踰年之君而立謚也殤冲　帝皆已踰年方立謚按哀冲太孫各以幼齡立謚不必依古然皆即位臨官正名承重與諸下定君臣之義尊成禮具事無所屈且天下之名至重體其尊者亦宜殊禮故隨時定制有立謚之事也（通典太子無謚議）

延陵顏季亨會通校

八編類纂卷之五十二

圖書編

六曹類

禮曹

周天子之朝有四一曰外朝以聽訟二曰中朝以見羣臣三曰內朝以聽政四曰詢事之朝國有大事致萬民以詢之於是後世有常朝與大朝會之禮焉漢高祖用叔孫通起朝儀七年長樂宮成羣臣奉賀武帝十月朔行饗會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此大朝會也每月有朔朝至宣帝則五日一朝此常朝也唐

貞觀初宣政殿每日臨朝十三年則三日一朝二十三年則每日常朝永徽間於太極殿五日一朝及朔望朝開元後不能日見羣臣而獨望一朝其正旦冬至五月朔千秋節則受朝賀焉宋太祖建隆二年正旦御崇元殿受朝賀元豐中侍從官常參於垂拱殿百司朝官五日一朝紫宸殿在京官朔望亦朝於紫宸殿其正旦五月朔日冬至長春節則行大朝會禮於文德殿焉元世祖至元十一年正旦始御大明殿受朝賀及後天壽節皆行朝賀禮每日則宰執入延春閣及別殿奏事而已國朝之制正旦冬至聖

壽節於　奉天殿受朝畢賜宴於　謹身殿及東西廡其蕃使表貢則以其所至之日而設朝毋日見羣臣於　謹身殿或　奉天殿　奉天門以爲常朝焉

朝會總敘

通典周制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秋官朝士掌之二曰中門夏官司士正其位朝夕視政三曰內朝亦謂路寢之朝正朝視事畢退適路寢聽政四曰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以致萬人而詢焉周禮天官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敘群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侯之復

太僕長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太僕之官在周為侍御之長所掌者眡朝之事也後世則專以典牧馬之政失古意矣然眡朝之政若後世付之鴻臚而屬之禮部可也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向王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群吏東面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

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掖外朝在庫門之外最居外者也人君不常御國家有大典禮則于此朝會而朝士掌其法有大疑難則于此詢事而小司寇掌其政按外朝列位所向不同者皆以事異故變其位三公之位常北面不變者以三公内臣位尊故朝之使常北面其餘諸侯孤卿大夫皆以地道尊君故尊者東面卑者西面是以於外朝之時諸侯東面尊于孤卿也故于内朝孤卿東面尊于卿大夫也時亦無諸侯故也唯詢事之朝非常

朝之限故不與三朝同朝而臣先於君所以明分崇退而君後於臣所以防逸荒此所以使人覩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也王朝之禮

王朝命令復

肺石 達窮民

路鼓

雉

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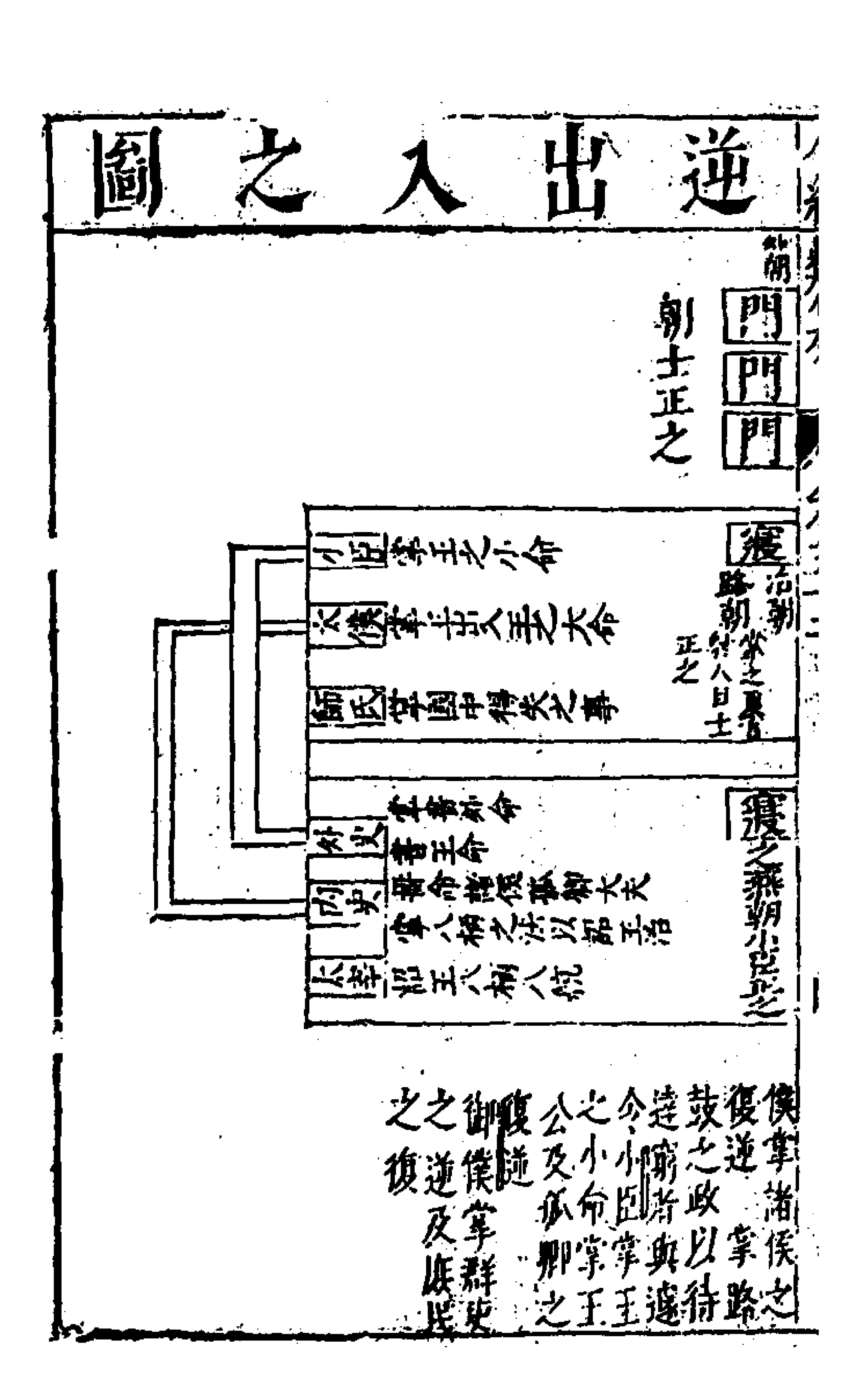
應

司寇掌之

路

路

宰夫敘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內史掌入柄之法以詔王治凡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掌書王命遂貳之御史掌敘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外史掌書外令太僕掌出入王之大命又太



逆出入之圖
門
門
門
僕掌諸侯之
復逆以掌路
鼓之政以待
達窮者與遽
令小臣掌王
之小命掌王
公及孤卿之
復逆
御僕掌群吏
之逆及庶民
之復

命令者王所以操御天下之大柄也一有所移則紀綱
意不得施威福自下出復逆者主所以通達天下之
大機也一有所塞則過失不得聞下情無由達皆亂
亡所由生也稽之虞書命龍曰汝作納言夙夜出納
朕命惟允此主傳命令于外弗當則納之也又曰工
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此主達
復逆于上善則納之也唐虞事簡二者總為一官而
名之曰納言初命龍而後典于工故各舉一事言之
耳嘗合周制而論之凡王有命令太宰詔之然後命
內外史書之內史覆審以法因而諫可替否龍作納

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後世中書不肯草制是也內外史草制畢下太僕小臣傳達于外善則行之審有弗當得駁正故曰出入王之大命若後世封還王之詔書是也凡臣下有復逆者太僕主諸侯小臣主三公孤卿御僕主群吏庶民在外分撥爲之傳達其善其惡得以司馬之法正之宰夫以叙進其治則又得以治朝之法糾之矣內史掌敘事之法受納訪又得以太史之典攷之矣大事內史引以白王與之咨問使得謝言自盡冢宰從而贊之小事則宰夫白于家宰冢宰自聽之而御史贊之虞書所謂工以納言講

而飏之也盖周人制備故在于王所與夫親民而在外者既有所分而命有内外大小臣下有尊卑又各有所屬故與有虞小異者以此蓋大宰主贊王治矣然可以詔王而不敢專也内史主代王言矣然可以書而不得行也必夏官之太僕小臣而後得以傳達之掌之者非一官王之命令宣有下移之患哉秋官朝士掌達窮民矣太僕小臣御僕掌諸侯諸臣吏民之復逆矣而又有宰夫掌敘羣吏之治以待之内史掌敘事之法以受之納之者非一人臣下之復逆豈復有壅蔽之患哉聞之師曰夷攷歷代納言之職秦

漢散爲尚書魏晉爲中書門下以侵奪宰相之權者也由人主踈遠輔臣進與左右親信議政號曰内相故有天子私人其始亦内史之職而其後遂建爲三省宰相之官名實俱紊矣又按太僕正治朝廷之位而退又正燕朝之位是内外之治常相通也内宰史掌王内之政令而屬之大宰是宮中府中實合于一體也故宰夫掌朝法以貳小宰小宰掌宮刑以貳大宰凡復逆太僕傳于宰夫小宰以達于太宰凡命令太宰平章下于諸史而宣之于太僕此周官之治所以出于一而不移于多門也古今納言說

漢亦有中朝外朝之名。劉輔傳曰、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等俱上書、而孟康注曰、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霍光謂車千秋曰、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光爲大將軍而曰治內。千秋爲丞相而曰治外則是有中朝外朝之別也。然中朝外朝之名、必始於武帝以後、此漢初制也、漢初惟有叔孫通朝儀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令羣臣朝十月平明謁者治禮次第而入殿廷陳車騎設兵衛張旗幟功臣列侯以次陳西方東向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向廣行設九賓臚

句傳百官執戟傳警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無敢讙譁失禮則漢之朝儀莫盛於十月武帝雖用夏正然每月朔至於十月朔猶常享會攷後漢志雖以每月朔歲首爲大朝賀舉觴上壽奏食舉樂然每朔惟十月旦從故事者正以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若高祖諱講朝儀於長樂武帝受計於甘泉顯宗朝正月於德陽此漢朝會之所也班固東都賦曰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珍貢張衡東京賦曰每歲元旦觀于殿以下者數萬人賓儐傳命即將

司階天子穆穆南面然後司儀辨等以朝而天子禮以三揖詢問朝政行羣臣燕飲之禮以罷此漢元會之禮也魏王肅疏云漢初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造反走之周昌武帝遥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缺觀此則是漢代五日一朝起自孝宣而罷於成帝耳世祖中興紀述其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曰每旦者世祖之勤勞也故其密疏不同焉此漢常朝之制也以史攷之自蕭何置未央宫前殿而漢有宫闈之禁自叔孫通制朝儀而漢有君臣之禮召文臣則見

於宣室賈誼何武召武臣、則見於武臺李陵不下司馬門則有罰、醉褻殿上、則有劾、僕臣怠慢於朝會、宰相得檄召而戮辱之、則猶知宮闈之嚴、而君臣之不相狎蓋至見於大臺、而願以常服朝踞廁視大將軍而加以不冠見、則何褻之甚也、彼其溺於宴安而憚於禮法、故常朝之禮止於月朔、此又禮之變也、蘇武之典屬國蕭望之賜爵關內侯張禹之罷相就第孔光之爲太師皆朝朔望、此又漢世朝朔望之禮也、石奮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以歲時爲朝臣馮叅以列侯奉朝請世祖中興不任功臣其加優異者皆以列侯奉

朝請此又漢世奉朝請之制也若唐之朝儀冬正款仗以朝萬國則於含元殿蓋唐之含元在周為外朝於唐為大朝也朔望起居則於宣政殿蓋唐之宣政在周為中朝在漢為前殿於唐為正衙也隻日常朝則於紫宸殿蓋唐之紫宸在周為內朝在漢為宣室於唐為上閤也夫上閤之制果何所始乎自東晉之太極殿有東西閤之名故唐置紫宸上閤所以法晉制也唐制凡遇紫宸則先立仗於正衙然後喚仗自東西閤門而入故謂之入閤自元宗以前猶未有此制也開元以後以朔望上食元宗欲避正殿遂御紫

宸喚仗、自閤門以入、始有入閤之名、自後行之、至昭宗時、失其本旨、乃以朔望御正衙而行入閤禮、宋建隆元年、行於文德殿者、皆是禮也、葢宋朝之大慶、即唐之含元、宋朝之文德、即唐之宣政、宋朝之紫宸、即唐之紫宸也、開寶中、諸儒增附新禮、遂載月朔入閤之儀、文以文德爲上閤、差舛尤甚、淳化中、太宗嘗命張洎詳定儀注、洎以爲入閤之儀、乃唐一時之禮、非盛制也、至寶元二年、仁宗又以問宋庠、庠言開元本無此制、仍請改舊儀、歐陽修與劉敞論入閤之儀、亦以唐日入閤而御前殿、自昭宗失之、起居而廢正衙

自明宗失之唐末或指朔望宣政爲入閤尤爲誤誠至熙寧三年遂罷入閤行正衙之制而朝儀遂爲萬世法若夫景德之閤門儀制景德之合班圖則定於梁顥李宗諤祥符之閤門儀制則定於陳彭年張知白祥符之重畫入閤圖則定於楊徽之張洎大禮慶賀合班圖則定於天禧紫宸垂拱立班圖則定於景祐至於康定之閤門儀制則定於章得象李淑天聖之元會禮則始於王曾此皆宋朝之朝儀也歷代朝儀

太祖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出迨暮乃罷日間所決事務恆默坐審思有未當者雖中

夜不寐籌慮得當然後就寢侍臣對曰　陛下勵精圖治天下蒼生之福但聖體過勞　太祖曰吾豈好勞而惡安何者天下未寧吾飢不暇食倦不暇寢幾勵將帥平定禍亂今天下已安四方無事高居宴樂亦豈不可顧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決於是甚可畏也安敢暇逸洪武十八年春三月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時政曰朕即位未久常恐民有失所每宮中秉燭夜坐披閱州郡圖籍靜思熟計何郡近罹饑荒當加優恤何郡地近邊鄙當置守衛

旦則出與羣臣計議行之近河南數處蝗旱朕聞不寧故遣使省視不絕于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願也

永樂元年九月

太宗皇帝御右順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召六部尚書及近臣諭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從容陳論所以將晡朕倦於聽納葢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卿計議上又曰朕每旦四鼓以興衣冠靜坐是時神清氣爽則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必得其當然後出付所司行之朝退未嘗輒入宮中間取四方奏

牘一一省覽其有邊報及水旱等事即付所司施行宮中事亦多須伺外朝事畢方與處置閒暇則取經史覽閱未嘗敢自暇逸誠慮天下之大庶務之殷豈可須臾怠惰一怠惰則百度弛矣卿等宜體朕此意相與勤勵無厭斁也自今凡有事當商確者皆於晚朝來庶得盡委曲　永樂四年正月

太宗還御奉天殿遣使祭告嶽鎮海瀆諸神畢　太宗出視朝奉天門百官奏事退復召侍臣與語久之時已五鼓。侍臣請曰聖躬勤勞須少息　太宗曰朕嘗在宮中周思庶事或一事未行或行之未善郎不

寐至旦必行之乃心安積習既久亦忘其勞蓋皆自念才德不逮若又不專心志勤思慮所行何由盡善生民何以得安蓋勤於思則理得勤於行則事治勤之爲道細民不敢廢况君乎（永樂四年七月祀太廟）

按丘濬曰我　祖宗以勤爲治無日不朝而每日之間有早午晚三朝或再朝焉誠以自古禍亂之端皆起自蒙蔽蒙蔽之由起自上下之情不通上下之情不通起自君臣不相接見然徒接見而不相親問答猶不見也故　聖祖御製大誥首篇以君臣同遊爲開卷第一義所以示萬世　聖子神孫者至矣（朝會班位）

洪武二年六月　上讀叔孫通傳至兩生不肯行因
謂侍臣曰叔孫通雖云綿禮樂之糠粃然創制禮儀
于煨燼之餘以成一代之制亦可謂難矣如兩生之
言不無迂耶若禮樂必待百年而後可興當時朝廷
之禮廢矣朕聞先王之禮因宜孔子曰朞月三年必
世亦因時制宜之謂若謂必待百年則誠迂矣八月
禮部尚書陶凱等言古者人臣進膳日一舉樂今擬
舉行上曰古之帝王德隆治洽熙然大和日一舉樂
似未爲過今天下雖定人民未蘇北征將士尚在暴
露朕宵旰憂勤之不暇而可自爲逸樂哉寢之本朝聖制

五等禮文圖

	天子	諸侯	卿大夫	士	庶民
摯	鬯	圭	鴈	雉	鶩
服	龍袞	黼	黻	玄衣	
玄冠	朱組纓	丹組纓		綦組纓	
笏	珠玉	象	魚須文竹	竹本象	
韠	朱直	朱前方後方	素前方后挫角	爵韋前后正	
佩	白玉玄組綬	山玄玉朱組綬世子瑜玉綦組綬	水蒼玉純組綬	居士錦弟子縞	
帶	素朱裏終辟	素終辟	素辟垂	先	
祭	天地四方山川五祀	方祀山川五祀	五祀	羊豕	
牲	犧牛	肥牛	索牛	采蘩	
射樂	騶虞	貍首	采蘋	婦人	
妃	后	夫人	孺人	帷	妻
塞	外屏	內屏	簾	綏	

五等禮文圖

	田	塘	閣	食	豆	席	旒	卿	廟	祀	殤祭	耕
天子	千里	九尺	右達五 左達五	一	二十六	五重	十二	九	七	七	五	三
諸侯	公侯百伯七十子男五十三公視伯	七尺	房中五	再	公十六 侯十二	三重	九	大國次國三 小國二	五	五	三	三公五 卿諸侯九
卿大夫	天子卿視伯大夫視子男	五尺	閣三	三	上大夫八 下大夫六	再重	上大夫七 下大夫六		三	三	二	九
士	天子元士視附庸	三尺	於坫一	三					上士二 下士一	二	子	[illegible]
庶人				無數					寢	一	子	

當體之禮

大　天子之章十二　天子之冕十二　小　下士之廟一　下士之祀一
者　天子之旒十二　天子之閑十二　者　下士之章三　下士之旂一
不　天子之堂九尺　天子之車六馬　不　小祀之獻一　饗婦之獻一
可　上公之豆四十　上公之享九牢　可　庶人之妃一　小國之卿二
損　大祀之獻十二　大路之就十二　益　小祀之截一　束修之物三
顯　宗廟之假火牲　聽治之朝南面　微　士服之元無章　緇冠之加無緌
者　享賓之樂金奏　致衆之命載旂　者　中餽之牲無豕　庶子之爵無旅
不　五帝之祀誓戒　諸侯之聘迎勞　不　匹士之祭無牢　大夫之笏無象
可　賢能之書登府　號令之告揚庭　可　大夫之門無塞　諸侯之塚元直
揜　太年之治升中　宗祀之配明堂　大　丈夫之婦無幐　匹夫之祭無廟

內心之禮

少為貴者

介至九而天子無介　牲至六而祭天特牲

膳至大而天子無犢　享加爵而諸侯之灌

豐有者豆至而大夫聘以脯醢　食至三而天子之食

一就至七而大路繁纓之一就○席至五重而鬼神單席

揖當旅而諸侯之揖大夫特○圭有璋而圭璋之特

下為貴者

掃地卑也而郊天之祭則貴之

齊禁卑也而諸侯之尊則貴之

棜禁卑也而士之尊則貴之

少為貴者

一升之爵小于觚而貴者之獻以之

三升之觶小于角而尊者之獻以之

五斗之甒小于壺而君者之尊以之

素為貴者

無文野也而至敬之貴以之

無容略也而父黨之貴以之

不琢朴也而大人之貴以之

不和薄也而大羹之貴以之

越席陋也而大路之貴以之

疏布樿杓粗也而犧尊之貴以之

古祀地祇總圖

大祀

大社　祭地方澤每歲夏至行之

王社　侯社　大夫成群立社

四時常祀

春

元日祀民社

祈穀于方社田祖

四坎壇祭四方

祀方

大田火弊獻禽以祭

巡狩秩望東方山川

夏

禜水旱

祀竈

祀中霤

望秩南方山川

秋

報社稷

祀門

羅弊致禽以祀祊

望秩西方山川

冬

大蜡

大割祀于公社

祀行

祀四海川澤井水

望秩北方山川

非時祀

大師師有司立軍社

大師宜于社及軍歸獻于社　將用師禱于后土四瀆神祇

大會同宜于社及行釋奠　祭兵于山川　國有大故地祀社稷禱祠

有寇戎之事作郊祀于社　國有大故令國人祭　天地之大災類社稷

楊氏曰愚按古者祭天地有正祭有告祭禮雖不同義各有當冬至一陽生此大道之始也陽一噓而萬物生此天道生物之始也故周官大師樂以圜鍾爲宮冬至日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所以順天道之始而報天也祭天必於南郊順陽位也夏至一陰生此地道之始也陰一吸而萬物成又地道成物之始也故大司樂以函鍾爲宮夏至日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祀地祇所以順地道之始而報地也祭地必於北郊順陰位也此所謂正祭也舜之嗣堯位也類於上帝望於山川歲二月東巡狩則柴

於岱宗秩望於山川武王之伐商也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又柴望並舉大告武成成王之營洛也丁巳用牲于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凡因事並告天地有同日而舉有繼日而舉者此所謂告祭也然祀上帝則曰類者謂倣郊祀之禮而爲之則非正祭天也告地而舉望祭之禮或社祭之禮則非正祭地矣蓋特祭天地乃報本之正祭也故其禮一而專並祭天地因事而告祭也不必拘其時不必擇其位雖舉望祀社可以該地祇故其禮要而簡所謂禮雖不同義各有當者此也自漢以來分冬至夏至二祀爲南

北郊、南郊則周人之方澤也、然後知人主欲行祀郊之禮者、未聞以南郊爲難、而常以北郊爲難、夫五月雖盛暑之月、它事之當舉、它禮之當行者、未嘗廢也、而獨難於北郊、何也、諸儒謬誤之說惑之也、按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惟祀地之服、經無明文、鄭注亦未嘗及之、賈公彥始爲之疏曰、崑崙神州亦服大裘可知、夫賈公彥一時率爾之言、未嘗深考其故、豈有夏至陽極之月而服大裘哉、崔靈恩孔穎達與杜通典亦爲是郊天地之服不問寒暑、必服大裘、而北郊遂爲不可行之禮、至宋朝

元祐中議北郊禮論者猶以大裘不可服爲言於冬至南郊合祭天地者矣若顧臨等所言是也有援虞周告祭之禮以證祀地之正祭者矣如蘇軾之言是也因諸儒一時謬誤之言欲廢祀地之大典可不惜哉或曰正祭告祭之禮不同而人主父事天母事地其心一也告祭不拘其時不擇其位而可以對越天地則正祭不拘其時不擇其位奚爲不可以對越天地乎周禮郊社總論

郊祭

降天神而祀之者三節曰燔柴於泰壇曰泰壇於圜丘曰燔地而祭先以象之煙感天神于泰壇燔以降之樂感于圜丘而降神而后可祭

圜丘之圖

泰壇

騂犢

燔柴

祭從日 柴於太壇 注云封土為壇 高大其形 圜象

大祭

大齊 祭醴齊 備盎齊 五緹齊 齊沈齊

齊尊 三 二

四尊泛齊 四尊醴齊 四尊盎齊 四尊緹齊 四尊沈齊

尊罍

地祭

瘞 曰 燔

上天 其 先作樂致神然后玉

四 祀 [illegible]

玉

詩曰 思文 大司樂曰 [illegible]

獻 作 [illegible] 郊 禮 司

凡祭祀

郊祭儀

兩牲

[illegible]

兩樂

大司樂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大司樂云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以降神

兩玉

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蒼璧禮天 此祀神之玉 典瑞曰四圭有邸以祀天 此祀神之玉

兩車

周禮祭祀乘玉輅 以祀郊之車 禮記祭天乘素車 蓋祭時乘此以赴所祭之車

兩服

周禮祭天子服大裘而冕 司服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 祀之時 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 蓋郊祭服也

兩旗

周禮建太常以祭天 蓋日月為常 此祭天王之旗 此時建大旂以祭天 蓋赴郊外祭

天子

車 玉輅 魯 素車

旗 大常 魯 大旗

服 袞冕 魯 [illegible]

郊 南 魯 東郊

日 用子 魯 [illegible]

之圖

周禮曰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冬至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泰壇圜丘乃祭神之地非祭也故禄云禘地而后曰祭蓋世合泰壇圜丘爲一既失其形制又祭於神未來降之時恐非是也

祭 尚 之 誅 而

帝璧玉牲犢 之蒼圭 刀向 禮樂 合

祀以玉而薦獻 皇帝稱臣 衣秉 樂

音大呂以太簇奏以祀天神

作朝踐之 樂之儀末 守 座

大祭備三酒

事酒 昔酒 清酒

酒尊二 聖

事酒四尊 昔酒四尊 清酒四尊

瓦尊

郊 祭 獻 數

(薦血)

[illegible]

(薦熟)

[illegible]

(朝踐)

[illegible]

(賓獻)

禮臣爲賓受句盎齊以獻刀七爲七獻

(諸臣獻)

賓獻之后有諸臣獻

(加獻)

加獻之爵凡三通爲二獻在正獻之外

郊 祭

冬至日用犢 兆壇丘 夏至禘地 祀帝 昊天 祀帝 蒼帝

楊復曰、天帝一也、以一字言、則祀天享帝之類、以二字言、則格于皇天殷薦上帝之類、以四字言、則惟皇上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之類、以氣之所主而言、則隨言隨方而立名、而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之類、其實則一天也、在鄭玄始分爲六天之說、皆以星象名之、又祔以緯書謬妄不經之甚、王肅引經傳以排玄失併圜丘于郊、似矣、然又謂五帝非天、而用家語之文、則非也、鄭則失矣、王亦未爲得也、夫祀天祀五帝、皆聖人制禮之條目、非如鄭氏分天六也、天猶性也、帝猶心也、五帝猶仁義禮智信之心隨感而應者

也。本朝惟於大祀殿祀昊天上帝。凡所謂天皇大帝五天帝之類。一切革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所宜也。惟道家者流。承襲前代之舊。因仍未革。其所奉祀者。乃列昊天上帝於其所謂三清之下。又塑上帝像與天皇紫微並列。至其所謂上帝稱號。又于昊天之下。加以金闕。于上帝之上。加以玉皇。夫金玉爲物。滯于形。乃世俗之所貴者。而非大道之所寓也。顧以世俗所尚者。爲上帝之尊稱。其褻瀆甚矣。且老聃生于周末。死有莫及于。乃人鬼也。而躋之天神之上。且不可。況上帝乎。唐虞宋徽宗本欲尊天。而不知其褻天

也其后流離困阨禍及生民安知非天之所譴耶

郊祭考

有虞氏禘黃帝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虞氏冬至大祭天于圜丘以黃帝配坐而郊嚳夏正之月祭感生帝于南郊以嚳配焉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商人禘嚳而郊冥周制大司樂云至日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又大宗伯職曰以禋祀昊天上帝禮神之玉以蒼璧其牲及幣各隨玉色牲用一犢幣用繒長一丈八尺鄭康成注曾子問云制幣長丈八尺引逸巡狩禮文也餘用幣長短皆准此王服大裘其冕無旒乃服亦然乘玉輅錫鞶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旒以祀鎛及蒩醢之器以瓦爵以匏藉神

之所以藁秸及蒲翦而不納藁秸藉天神蒲越藉配帝配以帝嚳、其樂大司徒云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其感生帝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因以祈穀其壇名大壹在國五十里禮神之玉用四珪有邸尺有二寸牲用騂犢青幣配以稷其配帝牲亦用騂犢其樂大司樂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日用辛又王者必五時迎氣者奉承天道從時訓人之義故月令于四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各迎

其玉氣之神于其郊其祀祭以五人帝春以太皞夏以炎帝季夏以黃帝秋以少昊冬以顓帝其壇各於當方之郊去國五十里內曰近郊爲兆位於中築方壇亦曰大壇而祭之禮神之玉按大宗伯云青珪禮東方赤璋禮南方黃琮禮中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牲用犢及幣各隨玉色樂與感帝同秦始皇旣即位以晉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用十月爲歲首色尚黑音尚大呂東游海上禮祀八神二氏導雍四時上帝名其祭處曰時也春歲祠禱因洋凍秋涸凍冬塞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每時用駒四疋赤

寓龍一駟、木寓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瘗埋、無俎豆之具、三季一郊、常以十月上旬郊見、通權火、拜于咸陽之旁、而衣尚白、其用如常、漢高帝立二年冬、敗項籍、還入關、問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青白黃赤、高帝曰、乃待我而具五色、遂立黑帝祠、名北畤、有司進祠、帝不親往、悉召故秦祠官、復置太祝太宰、皆如其故儀、後四年詔御史、令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文帝即位、詔有司增雍五畤路車各一乘、駕被具、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以水德、則漢當土德、其應黃龍見、

宜改正朔易服色尚黃明年黃龍見成紀拜公孫臣爲博士申明土德改歷服色事有司曰古者天子夏親祠上帝于郊故曰郊夏四月詔郊祀上帝始幸雍郊見五畤祠衣皆尚赤趙人新垣平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宜祠上帝於是作渭陽五帝廟明年四月帝親郊見五帝廟爟火舉若元屬天於是貴平至上大夫文帝出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因其直立五帝壇人有告平詐僞遂誅平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親往焉武帝卽位初至雍郊見五畤後尚三歲一郊亳人謬忌曰天

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於東南郊日一太牢凡七祭爲壇開八通鬼道於是今太祝立太一之祠於長安城東南郊常奉祠如忌言未幾又祠天一自此方士之言興而迂怪之詞紛然起矣宣帝神爵元年正月始幸甘泉郊見泰畤修武帝故事二年幸雍祠五畤明年春幸河東祠后土然未有定制元年即位始定舊儀閒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畤又東至河東祠后土西至雍祠五畤凡五奉泰畤后土之祠亦施恩澤時所過毋出田租四百戶賜牛酒或賜爵赦罪人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

等奏言先王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往者孝武居甘泉宮、即于雲陽立泰畤、祭於宮南、今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大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未合承天之意、於是徙甘泉泰畤置於長安、又言令雍鄜密上下畤、本秦氏各以其意所立、非禮所載、不宜復修、遂廢雍鄜密上下畤九天太一天一八神之屬、并餘淫祠陳寶等祠、所不應禮者、四百七十五所、皆罷、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行宮、折拔畤中木十圍以上者百餘、天子問劉向、向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況於國乎、且甘泉汾

陰及雍五畤如故天子親郊禮如前又復長安雍廟明著者半後成帝崩皇太后詔復南北郊長安如故以順帝意哀帝立寢疾博召方士復甘泉泰畤祀如故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平帝立王莽奏宜如建始所行丞相匡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祀如故莽又頗改其祭禮後漢光武元年光武即位為壇營于鄗之陽祭告天地采用前漢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群神從祀未以祖配天地共犢餘牲尚約二年正月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鄗故事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面西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

青帝位甲寅赤帝位丙巳黃帝位丁未白帝位庚申
黑帝位壬亥其外爲壝重營皆紫以象紫宮有四通
道以爲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東月西北斗在北
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群臣列中八陛陛五十八醊五
帝陛郭帝七十二醊中營四門五十四神外營四門
門百八神皆背營內鄉中營四門門封神四外營四
門門封神四凡千五百一十四神至七年五月詔三
公曰漢當郊堯其與群臣議時御史杜林等上疏以
爲漢起不緣堯與商周異宜從舊制以高帝配從之
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皇帝配食位在中壇上西

而北上天地高皇帝黃帝犢各一四方帝共用犢二日月北斗共牛一四營群神共牛四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雲翹育命舞中營四門門用席十八外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皆莞簟率一席三神日月北斗無陛郭醊既送神燎俎實于壇南巳地賜齋郎位

永平二年以月令有五郊迎氣因采元始故事兆五郊于雒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階無等立春日迎春東郊祭青帝句芒立夏日迎夏南郊祭赤帝祝融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兆祭黃帝后土立秋日迎秋西郊祭白帝蓐收立冬日迎冬北郊祭黑帝

玄冥車旗服色各從方色魏文帝南巡在潁陰有司爲壇於繁陽故城庚午登壇受禪降壇視燎成禮未有祖配明帝卽位大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帝以配天宗祀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至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營洛陽南委粟山爲圜丘詔曰曹氏世系出自有虞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圜丘曰皇皇帝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十一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於圜丘以始祖帝舜配自正始以後終魏代不復郊祀（吳南郊尊父堅以配天蜀嘗南北郊于成都）晉凡南郊燎告未有祖配泰始二年詔定郊祀南郊宜

除五帝之座五郊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座而已二月丁丑郊以宣皇帝配十一月有司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并于圜方二丘更修壇兆二至合祀是後圜丘方澤不別立東晉元帝即位于建康議立南郊于巳地太常賀循定制度多依漢及晉初之儀成帝咸和八年正月郊天則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后土太一天一太微勾陳北極雨師雷電司空風伯老人凡六十二神從祀康帝南郊帝親奉焉（祝文稱嗣天子臣某）安帝元興四年應郊帝蒙塵于江陵朝議宜依周禮宗伯攝事尚書右丞王納

之曰郊天極尊非天子不祀。然使皇輿不得親奉。時從納之議郊廟牲幣璧玉之色雖有成文秦世多以騂駒漢則但云犢江左南北郊用玄牲明堂廟社用赤牲宋永初二年正月上辛帝親郊祀三年九月司空羨之等奏高祖武皇宜配天郊詔可孝武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今月六日南郊輿駕親奉至時或雨遂遷日有司行事大明三年移郊兆于秣陵牛頭山西南郊之午地孝武崩廢帝以郊舊地為吉祥移還本處齊高帝受禪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而無配武帝繼立明年正月祀南郊自茲以後間歲而郊梁

武帝即位南郊爲圜壇在國之南常與北郊間歲正
月皇帝[illegible][illegible]於萬歲殿上辛行事吳操之云啓蟄而郊郊在立春後何
冬之云令之郊祀是報答歲之功而祈今年之福故
取歲首上辛不拘立春前後周之冬至圜丘大報天
也夏正又郊以祈農事故有啓蟄之說帝冂圜丘自
是祭天先農自是祈穀祭昊天宜在冬至祈穀必須
啓蟄用特牛一祀天皇大帝於壇上以皇考太祖文帝
配五帝天文從祀禮以蒼璧制幣除皂穰五年迎五
帝以始祖配十七年帝以威仰魄寶俱是天神於壇
則尊於下則卑且南郊所祭天皇其五帝別有明堂
之祀不煩重設又郊祀二十八宿而無十二辰于義
闕然南郊可除五帝祀加十二辰與二十八宿各于

其方爲壇陳武帝永定元年受禪修圓丘柴燎告天明年因以正月上辛南郊以皇考德皇帝配除十二辰風師雨師及五帝位間歲而祀文帝天嘉中改以高祖配復三獻之禮後魏道武帝即位二年正月親祀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北齊每三歲一祭後周憲章多依周制隋文帝受命再歲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太祖武元皇帝配唐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景帝配五方上帝天神皆從祀上帝及配帝用蒼犢各一五方帝及日月用方色犢各一內官以下加羊豕各九孟春辛

日祈穀祀感帝於南郊以元帝配牲用蒼犢二武德貞觀之制大享之外每歲立春立夏季夏立秋立冬郊祀並依周禮其配食及星辰從祀亦然貞觀中奉高祖配圜丘元皇帝配感帝餘依武德制宋興一祖六宗皆合祭天地自元豐分南北郊至政和乃克行之建炎二年上祀圜丘獨祭上帝而配以太祖用元豐禮也紹興十三年郊祀始設大神大祇及太祖太宗配位自天地至從祀百神凡七百七十有一蓋元祐禮云大率三歲一親郊並祭天地宗廟。因行赦宥。頒賞軍士。自南北分郊夏至方澤之祭。乃止遣上公。

皇地祇遂不在親祀之典。歷代郊祀

延陵顔季亨會通較